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六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蕃書一

迴鶻書

與迴鶻可汗書

陸贄

皇帝兄敬問可汗弟兩國同集作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

婚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集作屬賊臣

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集作尋正典刑使我弟兄

恩好如舊周皓及躅本啜黑達達等至得弟來書省覽

久之良以為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集作性稟聰明親仁善

隣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太和用寧

區字

集作域

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為

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集作

期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

先業所宜遵奉令圖

集作獻

自茲以還

集作來

情契彌固垂

之百代永永無窮緬想至誠當

集作必

同此意所附躅本

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

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

勲賞給數多府藏

集作庫

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

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舫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

西北庭使人

集作狀次

入奏今並知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

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與回鶻可汗書

白居易

皇帝敬問回鶻可汗夏熱想比佳適可汗有雄武之姿

英果之畧統制諸部君長一方纂承前修繼守舊好故
得邑落蕃盛士馬精強連挫西戎永藩中夏况嚮風之
義每勤於朝聘事大之敬常見於表章動皆由衷言必
合禮朕所以深嘉忠欵遐想風規至於寢興不忘歎矚
勉弘令德用副誠懷達覽將軍等至省表其馬數共六
千五百疋據所到印納馬都二萬疋都計馬價絹五十
萬疋緣近歲已來或有水旱軍國之用不免闕供令今
數內且方圓支二十五萬疋分付達覽將軍便令歸國

仍遣中使送至界首雖都數未得盡足然來使且免稽
留貴副所須當悉此意頃者所約馬數蓋欲事可久長
何者付絹少則彼意不充納馬多則此力致困

集作
款

馬

數漸廣則欠價漸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約彼此為便理
甚昭然况與可汗禮在往來義存終始親隣既通於累
代恩好益厚於往時所以萬里推誠期於一言見信遠
思明智固體朕心其東都太原置寺已令人勾當事緣
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

撻拓勿施駝

集作駝

達干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

慶雲供養師僧請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將軍克檢校功德使其安悉立請隨狀次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想宜知悉今賜少物具如別錄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並各有賜物至宜準數分付內外宰相官吏師僧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賜回鶻可汗勅書

李德裕

勅我國家統臨萬寓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摠率本

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以限

隔中集作內外不可逾越近聞為紇斡斯所敗加以饑荒

國邑為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將務

集作議遠圖先示集作合先文誥故茲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

代已來赤集作推誠嚮國往者中原有難助剪群兇列聖

念功每加優寵寧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

復以今公主繼好又以土無絲纊歲遺縑繒恩禮轉深

諸蕃榮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

壞稍踰經制豈朕所安去歲盟咄

集作沒

斯特勒已至近

界邊將憤激便請驅除朕每念其無主可歸宜令安撫

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領漸復舊疆漂寓塞垣

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顏干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

公主可汗

集作可汗公主

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

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欵塞宣帝送

單于出朔方鷄鹿

漢匈奴傳作鷄鹿塞在朔方即集作祿恐非

塞唯賑以米

粟國初太宗皇帝令

集作命

李思摩建牙於漠南遺跡並

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羌

集作退

渾党

項微小雜種同為百姓實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
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戢諸

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漠南駐

集作住

正朕當許

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怯冀令彼國從

此輯寧豈不謂去危就安轉禍為

集作成

福朕緣公主將

可汗丹

集作忠

誠來告深感于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

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副使宗正少卿

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喻懷爰定所居更申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宜保一心自求多福

賜太和公主書

勅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

集作艱

離此故土

集作

備懼也苦

朕每念於此良用惻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

慈愛頗

集作深

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倏已歲暮寂

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旗

集作

必嘗

集作當

流涕今朔方既至霰雪已零絕塞蕭條

固難久處旃墻屬幕何以禦

集作御

冬肉飯酪漿且非適

口朕俯臨萬寓子育群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

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自懸鑒姑承宗廟之餘

慶為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

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昔射雕者不

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朕

之百姓牛羊亦國家

集作之

所有昔

集作因

依漢地遂致蕃

孽

集作茲

回鶻託以私讎恣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

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

集作姑得

不思太皇太

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

棄絕姻好今日之

集作已

後不得以姑為詞若將恃我為

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

諭彼將相令其知分不更

集作更不

狗非塞外祁寒且無絲

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以回鶻譎張遂忘

親愛今寄冬衣若干事具如別錄

賜回鶻盟噉

集作沒

斯特勒等詔

前人

勅回鶻盟岐斯特勒哪頡啜特勒曳于伽思於解亦阿

思於解亦何

集作阿

耽于

集作迓

思莫賀達干宰相伊難未

集作朱

密伽諦畧吐將軍

三字集作庫咄將

諦略等天德軍遞多

覽所奉

四字集作所奏

表至再三省覽憂屬良深彼蕃自忠義

毗伽可汗已來代為親隣連降愛主恩禮特異古今莫

及朕臨馭

集作君臨

萬國撫育殊方苟有未安則宜上來

集作

告况特勒等乃祖乃父歸誠累朝昨遣嗣澤王溶吊册

先可汗回始聞卿國中喪亂諸部乖離救患恤隣敢

集作

豈忘令典方圖

集作思

鎮撫已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

族深入凌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回鶻

集作可汗

播越他所

未歸城邑特勒等力不能制思存遠圖想率遁逃萬里

歸命又知欲奉公主朝覲忠謀不從已逾沙

集作大

漠之

南同款五原之塞發此單使布其赤心言念艱危惻然

軫歎料卿等皆英酋貴族羈寓沙場懷土之情如何可

處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抱此至忠託于

集作於

大

援但緣未知止

集作指

的難便聽從又慮邊境守臣見卿

忽至或懷疑阻不副朕心故遣鴻臚卿張賈馳往安慰

集作撫

朕既獎卿忠款報以信

集作至

誠雖隔塞垣已如相

見卿須深明朕意盡吐所懷一一言於使臣令其速且

還奏佇聞誠願續有指揮必當副彼急難固不惜於事

力勉於謀度用保忠勲秋熟卿及部下諸官并右

集作左

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突厥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張九齡

見集本

勅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為
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殊一
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能為承
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此心終享
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及平章事首
領部落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鍾彼國苾伽可汗傾

逝聞以

集作之

惻然有二十年聞結為父子及此痛悼何

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知

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為子可汗即

合為孫以孫比兒似踈少許今修先父之業復繼往時

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為孫漸成踈遠故欲可

汗今者還且為兒義結既深當熟思此意人情終始固

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吊祭使將往必令及期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汗及平章事并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想崩慕之心何
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
前歌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答
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

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吊祭兼營護葬事佺宗室

之長信行所推欲遠

集無
遠字

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

更敦前約且以為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
以訓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
亦親為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中尚寒可汗及平
章事部落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四首

勅兒突厥可汗書與先可汗結為父子及兒紹續情義

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東討雖有先言然兩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終不以此為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鏑勝不為武不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黑姓唯任姦數誑誘群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蔭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彼使具知兒若揔

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
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摠以與兒子女玉帛
別行集作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親情故言及
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
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二

勅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去
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勒欲谷前至納馬倍多故摠

與留著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馬來朕
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歌解骨支去日丁寧示意又移

建

集作健

達干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信約遂

乃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朕緣兒義
重深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忠孝必無非理

未委此等何故也

集作而

然念其遠來磧路艱苦勒令却

退去似不親

集作相

親令覲都賜蘇農賀勒下及堅昆使

下摠二萬匹絹任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並勒令却

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未甚熱兒及平章事部落
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三

勅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斷
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間父
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外集作別也蘇農賀勒

處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亦是
兒所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馬

既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緣兒初立
可汗朕又結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揔留計
物五千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租庸用度無窮
非獨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刺達干未還不是故
為留滯念昔此意當復寬心今見續續市場不久望了
即當發遣回日非賒在此還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
後一作度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先可汗時約有定準
來交易發遣易為事須久長不是限隔今故令內侍趙

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四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蘇農賀勒處羅達干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表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弱病患及

驅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揔留所以略簡多少仍是十
退一二在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來章尚嫌多退必若

求

集作
留

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北蕃復與朕

為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人專由利動蘇
農賀處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第雖校遲少許物
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恠也所欲遣使來者既為
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
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

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党項書

賜党項勅書

勅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為我赤子編於黔黎牛

馬蕃孳

集作滋

種落殷盛不侵不叛効信効誠

集作頗効信誠比

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緝因緣徵斂害及無辜念爾
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寶總元戎所冀羣師聽
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寃而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

和寧如聞莫顧思私遂懷憑恃攘奪不避於官物驅掠

罔憚於平人擅舉

集作興

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

輒此鴟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使欲詔命諸鎮悉力

勦除深意玉石難分善惡同斃今再為條制各使得宜

却令節將

集作相

指揮許其處斷如事有寃濫政乖公平

並遣巡院奏聞朝庭必與

集作為

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

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宣示當體朕懷

文苑英華卷四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蕃書二

吐蕃書

勅吐蕃贊普書七首

張九齡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
即為子婿如此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情足
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

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既是親好即合同嫉頑兇何為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捉防遇是常彼使潛行一皆警

集作

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不摠損所送金

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分付悉諾勃藏却將還彼既於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畧無所隱縱通異

域何慮異

一作易

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類或叛或附恍

惚無恒往年被畧彼蕃率種歸我緣李知古處置失所

又即譏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分而彼有來者乃云
此先舉兵以蠻為詞未知孰是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
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
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
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下人邀切變好為惡誠亦有此
非獨相規亦當自誠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
無限隔所以細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
暄極集作
極暄贊普及平章事首領并百姓以下並平安好

今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指不多及

二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竇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太和况於彼蕃復是親婭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是復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雋州將兵抄掠兼有詿誘雋州之外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為遙信虛詞且

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
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十數

集作
數十

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

恩侵我邊鄙昆明即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
今復舊疆何廢修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自邊境備守
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緣
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
朕豈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

山築城置鎮皆如漢界何曾以此為言而彼即生詞未
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也夏
中已熟贊普及平章事部落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三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

于今五年人使往來

集作還

未嘗有間朕與

集作以

兩國通

好百姓獲安子孫以

集作已

來坐受其福疆場之事行

集作

幸且無憂此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况集作彼邊

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

具言贊普不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

復定屬吐蕃邪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

此常事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州

集作忠 鐵柱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

豈妄言所修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何謂集作通和

蠻中抄掠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

有姚雋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贊
普重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
再三已論何乃不信願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
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朕
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何獨
相尤而不思已惡集作西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聞
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西未
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惡乃以南蠻為詞今

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儻有所傷
慎勿為怪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家之所守者
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約能昌何況兵
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濟不亦難乎遠道
所傳多應不實亦言集作計贊普不合異圖故令人審度
集無度字省定何緣也待潘息回日更具委曲今附少物其
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普及公主比如
宜也平章事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竇元

禮遣書指不多及

四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

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斷何

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且舅甥二字集作所結親好不是

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是舊

好存焉唯道此有讒臣不知彼專構造亦須自覺豈可

推過至如兵馬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令此

揔無備矣疑自彼起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界邊
頭有要隨事修營何所致疑以此為語如彼頻歲亦築
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足為言忽
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兵終不妄行所先
立盟約更知何用鬼神知意不復多言秋氣已冷贊普
及平章事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五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實元禮

集作中禮

間所云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繼

集作中

以姻婭之

好義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已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不可追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為辭或云赴界築城或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在蠻中人即隨地所有侵竊亦是群蠻皆在遐荒豈關處分而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此既未免彼亦有之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此贊普亦須

察之勿取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好甚善甚善所
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宮及內人品第即當
續有處分春晚漸熟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
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六

皇帝問吐蕃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
盟約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此
者所有信使唯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如

突騎施菽爾醜虜頃年恃我為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
朕未即誅之待其惡積贊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
向道即去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為必然今乃定婚如
初黨惡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今竇元禮往彼
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為此追還其人實將兵向西
擬行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得不歎恨夫
人之所以為貴者以其有信有禮國之所以能強者亦
云唯信與義若言不可信義不可親雖在匹夫尚多耻

媿何況君長能無情乎彼突騎施人面獸心偏僻荒遠

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背朕夙恩共彼國

集作相

厚應

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往日唯任計

數以此為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

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為患不過邊庭且

邊鄙

一作庭

之於中國如毫毛之在身耳以彼戎狄侵我

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朕所以殷勤和好欲靜邊人

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贊普累代舊親幸無大故不

宜輕絕今邊鎮兵馬不可不防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
不先舉自足知心從一作承前所言豈有虛也秋晚稍冷
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七

皇帝問吐蕃贊普此亦覺彼事勢有異畧加防備仍未
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軍鎮
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自未將至此者且莽布
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令問其行由得報自緣別事今乃

為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遇敵何暇奏
裁既被交侵必應拒鬪儻有傷損可無相尤軍城鎮守
之人不可束手受死事由彼起深所咨嗟且累代舊親
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鬼神如此用心更知
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
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人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
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
則合絕但為誓約在近親好又深彼雖背恩我豈尤劾

集作我
尤劫

先令犇問欲盡舊情必定為惡別為之所一昨
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分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
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
判官劉明子先行具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
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將相書

陸贊

勅尚覽鑠論莫陵悉繼

集作
維

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

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隣援息人繼好固是恒規

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為事不以爭競為心

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惡殺好生與朕同

心重修舊

集作和

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事之

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

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

宮集作

闕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

集作切

救災頻獻表章請

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酌賞

獎集作

遂

集作

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

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至

集作到

京有乖始望

奉天盟約豈合更諭朕欲苟徇彼情便令鑄刻則是事
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
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
定是非若不辯明便成姑息親隣之義豈所宜然故遣
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集作應智識通明事
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
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贖普絹綵一萬疋段者本來立

約亦為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為小事二國和好

即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恡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

有均

集作
易

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分

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疋亦當

集作
冀

稱彼所

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太和

想卿深體至公務存

集作
全

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

思令圖

集作
猷

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

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

莽羅等嘗摠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
領將士等朕先許其賜物壹萬疋段並已排比訖待卿
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
領之

勅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勅尚結贊卿天資才術

一作傑

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

忠信義聲積著遠近

集作通

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

摠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却來深以

為慰昨者邊軍狀奏云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
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熟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
漁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効尤
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徒集作
車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故
朕自嗣膺寶位即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其集作鄰
援懲戰爭之弊弘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
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於皇天后土諸

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

集作

欺信使交歡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

集作足

以明徵豈有

一事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從彼方

集作近方從彼

却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猶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

未知待審

集作詳

事由乃

集作然

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

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若遺天地

明神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遠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

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

集作遣專

使見

卿欲審知來意竝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等計

朝夕合

集作即

到待覽表中意旨

集作事意

續即商量報卿卿

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其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等並存問之

勅尚結贊第三書

勅尚結贊蕃使論拱熟等與趙聿同到卿所陳奏朕具

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陳

集作敦

舅甥之義次以

表結

集作結鄰

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

兼此數美昔賢所難集有非字卿才越等倫識通今古故集作

豈能匡輔大國弘宣遠圖集作猷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

於不朽眷懷明畧歡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
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
訝乖違以卿賢明朕素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
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
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
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答報成集作其

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秦晉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

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

蕃若必要四鎮北庭之地即合直以情言彼但說其誠

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可集作曲徵前事廣起集作異端

仍發師徒集作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

疆或稱欲自赴朝或言更定言誓既虧盟約且失禮義

言與事違將何取信夫人君集作立國必不徒一作然

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鄉

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即當肆意所為何必更論好和儻若守其前約敦以親隣去

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

集作兵師

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竝用今欲以甲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

縱成

集作亦成

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

可悉未知來意竟擬

集作欲

何如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

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詞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

武永安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為盛美未經數歲

遽有變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

集作當

取笑於千古以

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似侵漁

集作陵

朕亦未即交惡

故遣某官某乙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和同更無他

意即宜便歸本界遣使其述本

集作事

情所須四鎮北庭

朕當自有推讓如或託稱繼好志在別圖

集作謀

依前縱

兵不即歸國唯利是視亦聽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

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乙口宣宜令速回竚望來奏所

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也秋冷比平安
好

與吐蕃宰相鉢闡布書

白居易

勅吐蕃宰相沙門鉢闡布論與勃藏至省表及進奉具

悉卿器識通明操

集作藻

行精潔以為真實合性忠信立

誠故能輔贊大蕃叶和上國弘清淨之教思安邊陲廣

慈悲

一作慙

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遠畧亦得國之良

圖况朕與彼蕃代為甥舅兩推誠信共保始終覽卿奏

章遠叶朕意披閱嘉嘆至于再三所議割還安樂秦原
等三州事宜已具前書非不周細及省來表似未指明
將期事無後艱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來無壅疆場
彼此不侵雖未申以會盟亦足稱為和好必欲復修信
誓即須重畫封疆雖兩國盟約之言積年未定但三州
交割之後尅日可期朕之秉情卿之志願俱在於此豈
不勉歟又緣自議三州已來此亦未發專使今者贊普
來意欲以再審此言故遣信臣往輸集作誠意即不假

別使更到東軍此使已後應緣盟約之事如其間節目未盡更要商量卿但與鳳翔節度使計會此已處分令其奏聞則道路非遙往來甚易頗為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約之言皆已指定封疆之事保無改移即蕃漢俱遣重臣然後各將成命事關久遠理貴分明想卿通才當稱朕意曩者鄭叔矩路泌因平涼盟會沒落蕃中比知叔矩已亡路泌見在念茲存沒每用惻然今既約以通和路泌合令歸國叔矩骸骨亦合送還表明信誠兼

亦在此其論與勃藏尋到鳳翔舊例未進表函節度不敢聞奏自取停滯非此稽留昨者方進表函旋令召對今便發遣更不遲回仍令與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復及中使劉文璨等同往其餘事宜等已具與贊普書內卿宜審於謀議速副誠懷兼有少信物賜卿具如別錄至宜領也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文苑英華卷四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

宋 李昉等 編

吐蕃書下

與吐蕃宰相尚騎心兒等書 白居易

勅吐蕃宰相尚騎心兒等論悉吉贊及論思諾悉等繼
至省表并進奉具悉卿等才器特茂識畧甚明仗義立
身資忠事主上佐贊普下康黎元以尋盟納款為謀以
繼好息人為請是卿上策叶朕中心每覽表章輒用嘉

嘆朕與彼蕃國代為舅甥日結恩信自論盟會頗歷歲時常欲速成以為永好雖誠明之內彼此無疑而言約之問往復未盡今故畧叙來意重示所懷想卿通明當所鑒悉河隴之地國家舊封論州郡則其數頗多計年歲則沒來甚近既通和好悉合歸還今者捨而不言豈是無心愛惜但務蚤成盟約所以惟論集作三州則沒於彼者甚多歸於此者至少猶合推為集作禮讓豈假形於言詞來表云此三州非創來侵襲不可割屬大唐

且此州本不屬蕃豈非侵襲所得今是却歸舊管何引
割屬為詞去年與論敦藏來耶一作却云覆取進止贊普

便請為定今兩般使至又云此之小務未合首而論之
前後既有異同信使徒煩來去雖欲速為盟會其如無
所適從靜言二三固不在此若論和好即合各無侵軼
已同一家若議修盟即須重定封疆先還三郡若三郡
未復兩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憑何以為要約彼若恠
惜小事輕易遠圖未能修盟且務通好至於信使一往

一來但令速數得中足表情意不絕彼有要事即令使
來此有要事亦令使往若封境之上小小事意但令邊
頭節度兩處計會商量則勞費之間彼此省便前般蕃
使諭悉吉贊至緣盟約事大須審商議

集作量

未及發遣

後使續來來使雖是兩般所論只緣一事故令相待令
遣同歸在於日時亦未淹久所送鄭叔矩及路泌神樞
及男女等竝已到此良用惻然厚贈

集作贈

遠歸深嘉來

意其劉成師元非劉闢之子姪本是成都郡人已令送

還本貫其餘事目竝贊普書中卿等宜審叅量以副朕
意使回之日可備奏聞今遣兼御史中丞李明鈺及中
使與回使同往各有少信物具如別錄集作數至宜領之
秋涼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吐蕃贊普書

封 教

皇帝舅敬問贊普外甥尚屈立熱論拱熱等至得書并
物具悉外甥雄武挺生英威特立本邦奉化隣國推賢
修仁義以保名仗誠明而遂物橐弓匣劍無聞戰伐之

音被野緣原不廢耕耘之具一作儻非理化孰見和寧

足觀盛業興行人心率服以茲觀政深用慰懷朕自守
丕基敬遵前訓君臨四海予育萬方誠信必及於豚魚
恩澤不遺於草木况外甥親臨極分歲月滋深雖山河
阻修而音耗鄭重疆分二塊地合一家載覽來章具悉
深旨所欲務存久要頗見良圖但能各重其歡各厚其
俗戎車息駕烽火不飛共保封疆兩均休戚質神明而
不惑覽日月而常明宜體至懷永綏多福承前朝覲人

數界首素有常儀公家之事難於違越昨者尚屈立熟
等到鳳翔隨從共七十人準舊例只合十人入朝今緣
兩國和好不同元和已前遂令三十五人赴闕自今已
後所遣使須遵舊例不得刺史差人勿令交馬之後妄
有論請拱熟等還蕃有少物數如別錄

點憂斯書

與點憂斯可汗書

李德裕

皇帝敬問點憂可汗温忸合將軍至覽書及所獻馬百

正鵠十聯具悉可汗特稟英姿生知雄畧奮揚威武底
定龍充掃回鵠之穹居報怨以直護公主之罽幕事大
以誠又遺貴族信臣載馳朔漠名馬鷲鳥遠涉流沙既
展同姓之親克副懷柔之意集作音眷言勲績深慰予衷

朕獲奉丕圖撫寧萬國豈望化孚有截致殷湯來享之
明實恐德未徧覆愧漢宣兼臨之盛況與彼國壤隔外
內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宗盟
之國願保光集作先名為可汗久集作宏遠之謀須除後患

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論至懷昔呼韓耶單于以郅支尚
存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及子孫至後漢單于比以其

集無
其字

大父依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永願藩蔽漢

南遂得

集作
致

朔塞底寧烽燧永息近則回鶻仗

集作
結

大

國之援雄長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

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親今回鶻種類未盡分

集作
竊

居

蕃漢之間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習非信慮彼再振
常持兩端湏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棄絕回鶻實在和

好分定內附約明則邪計姦謀無由而入故欲顯加冊

命昭示萬方况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前集作

所賜非回鶻自製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嫌避朕

以可汗先祖在貞觀中

集作往在貞觀

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

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

祖之明誠便以堅昆為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

圖集作親

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

不美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

溫忤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

舉留犁之酒

前漢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橈酒注云徑路匈奴寶刀契刻也留犁飲上也

英華直作瑠璫今從漢書

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初至塞上

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一

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從今回

鶻是國家叛臣為可汗讐敵須去根本方保永安况是

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可汗

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已前可汗勿以飲食

為甘弋獵為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間所恨限集作隔在諸

蕃國家難為集作以同力儻更近塞豈復稽誅又恐餘孽

歸降集作無歸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逋逃之臣儻

收吾憎必仍邊隙此則是蕃養虺毒自生厲階前年回

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可汗後國中只是三

十人便却興復雖在危困尚示集作亦張皇可汗深察

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其

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要速集作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子

遺既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以

集作已

據積年之憤自為

一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宜變革焉得安於所習姑
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育
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畧遙制要
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皆欲備
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諒朕心
即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熟想可汗休泰將
相已下竝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與黠戛斯書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并

白馬二匹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漠朔以為君

集作雄朔漢以

稱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表

集作負

英豪之氣夙推

統馭之才眷相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忒合將軍歸

國後漢使不來溫忒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

遣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此則尋欲

遣使只是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隔絕蓋為山川悠遠

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
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遣書彼此不會且書不
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不同只在
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此語以此交歡想每欲
思惟先思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曰集作云欲除却
兩楹間惡刺此之一事最集作實是嘉言緣回鶻雄據北
方代為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除穹廬集作
掃其穹居大雪讐耻功業既高於前古威聲已振於北荒固

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敢保
寇讐則是侮慢可汗獨不嚮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况
可汗前來云求訪送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若
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前乘彼盛秋長驅精
騎問回紇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若拾遺役
無再舉從茲蕩定豈不美與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無
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回鶻劫奪所遣來
使盡被傷殺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

不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足表懃懃

集作懃懃

之意又聞今秋欲移住

集作就

回鶻牙帳滅其大國便保

舊居足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漢

集作邊

境頗謂良

圖所云請發遣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

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曾到彼已聞回鶻深

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

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潛

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軍期須如

集作合

符契想可

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諦德伊斯難珠朕已於三殿面
對兼賜宴樂竝依來表不更滯留續遣重臣便申冊命
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竝依回鶻故事可
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隣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
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恢集作遠畧春暖想可汗
休泰將相以下竝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與黠戛王書

皇帝敬問黠戛王時及陽和想比佳適注吾合素等至

省表并進馬事具悉國王陰山雄勁朔野英雄包智畧
以周身推誠明而有衆聲高夷落威重蕃疆專遣使臣
遠獻名馬嚮化之誠既展輸忠之効頗明臨軒省章輟
食嘉歎眷言忠蓋寧忘寢興頃於貞觀中彼國常奉朝
貢亦授官爵寵賜而還爾後但訝音耗久乖不知中為
回鶻所隔及覽來表方嘉壯圖蓄銳多年乘機大舉快
雪寃憤豁開心懷回鶻之營壘既平國家之山河不間
既為隣境遂閱貢章又知破回鶻之時取得太和公主

特遣專使送歸闕庭雖聞行至中途却為回鶻所奪在
國王遵以禮義推之和寧遠同族之讖嫌厚親隣之恩
信賢明如此愧慰難名回鶻頃以失國為詞款塞相託
朕以勲親是念拯卹屢加曾不知恩漸開疑稔惡賤棄
公主侵暴平人日尋干戈時竊牛馬朕為全舊好不下
明誅歲月滋深邊防將倦各用長策繼彰殊勲焚帳幕
而公主歸還透網羅而元惡逃遁顧其餘類何所寄生
國王遠聞想同深一作與同慰然猶恐奔竄尚有姦兇又慮

侵彼封疆將復讐怨國王亦須嚴為備擬陵設機謀同
務討除盡其根本無貽後患勉繼前修親仁善隣惟彼
與此勿謂遐遠常一作嘗非存寤思因注吾合素回且先詔
示其他禮命續專遣使宣慰想宜知悉

紇圻斯書

按唐書黠戛斯古堅昆國亦曰紇圻斯後訛為
黠戛斯詳書中事意與前黠戛斯書及唐黠戛
斯傳竝同今華既出黠戛
斯門又有紇圻斯門當考

與紇圻斯可汗書

皇帝敬問紇朮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萬
寓子育群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暗布合祖等至
覽表具知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精果材

志沉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丕績深注予

集作
用注懷

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才軼於千古內定諸
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頓顙願請上
尊號為天可汗是後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稱皇帝天
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洎貞觀六年太宗遣使臣王

義恒

集作弘

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二年可汗

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昆堅都督至

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受我國家恩德計

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續奉丕圖思申舊好比聞

天德

集作寶

已後為回鶻所隔久阻誠欵

集作懇

回鶻自謂

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汗代為仇讐

果能報復滅其國邑皆以丘墟驅彼酋渠盡逾沙漠茂

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之時嘗展勲力列

聖加其大順累降姻親今失國逃亡依

集作審

于塞上只

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鴟張益懷狼顧在陰

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即來侵掠恣為邊患今已

四年朕大徵甲兵欲盡

集作久欲

除剪比令幽州太原兩道

節度皆充招撫以示綏懷望其悛心猶務含育而陵蔑

公主頓擬傷殘馳突邊城敢謀竊盜近太原節度使劉

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其譟張便襲虜衆大潰穹廬

盡焚元惡傷夷

集作殘

脫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

闕庭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計旬日之內必合

梟擒朕再見公主良深

集作
用

欣慰可汗既為讐怨須盡

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想遠聞慶快當倍愜

集作
愜素

心

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

結髮事邊控弦貫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畧代為將門嫡

孫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

威身雖陷敗名震蠻貊

集作
天下

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

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

主為可汗兵衆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便遣歸還有此見可汗秉禮義之心重親隣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涕

集作泣

零公主尋為回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遣使臣

皆被殘戮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送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惋已立竒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即當顯戮以謝可汗况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可汗便為隣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同一體從此邊陲罷警弓矢載橐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健羨

知我兩國永為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筭故令太僕
卿兼御史丞相趙蕃特充節使以答深誠質於神明用
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免歟又自古外蕃皆須中國冊
命然可彈壓一方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
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以申和好
彼國集作將相竝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南詔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張九齡

勅西南蠻大師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等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効忠赤

朕甚嘉

集作知

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

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首領百姓竝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柘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拓靜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帖何復為言比者諜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遞相告語勿使更然夏中已熟首領百姓等竝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屬國家

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疑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知

吐蕃唯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為辭今知其

將兵擬侵蠻落兼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

嘗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勤

集作練候其有動然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得先舉又

雋州相去道里稍遙若有緊急復須為援竝委卿與達

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輸集作盡誠在邊為捍委

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部落百姓竝平安好故令內給事中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故姚州管內大酋長那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祖逝深愴于懷言念邊人必藉綏撫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繼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其守珪計會就彼吊慰

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綵三百疋至宜領取秋
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慙書

前人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慙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
首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將軍
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曾戎州首
領右監門大將軍南寧州刺史爨歸南王寧州司馬威

州刺史都太鬼主爨宗道昇麻縣令孟聘

集作

卿等雖

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竝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
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
或朋讐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
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變俗

二字集作
頗革蠻俗有

須陳請何不奏聞著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遣掖庭令
安道訓往彼宣問竝令口具有不穩便可一一奏聞秋
中已涼卿及百姓已下竝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南詔清平官書

白居易

勅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爨何棟伊輔首段谷普

李昇傍鄭蠻利等段史倚

一作傍

至知異牟尋喪逝朕以

義重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哀慕所切當何可任又知閣

勸繼業撫人輸誠奉教黎蒸咸乂封部獲安皆是卿等

同竭忠謀佐成休績永言及此喜

集作嘉

慰良深勉於

集作

終令圖以副遐矚今遣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

持節冊命閣勸想當悉之卿等各有所信物具如別錄

至宜領也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同前

封 敕

勅段琮傍段酋琮獨棟楊遷趙文竒蒙善政李守約等
各蘊器能夙懷忠義宣功爾室贊理本邦禮樂具修車
書必會勵輸忠之節操披嚮化之誠明亟涉道途遠遵
職貢威儀就列同慶於三朝筐篚充庭有勤於萬里道
光殊俗禮慕華風克成君長之賢深見佐臣之美勞忠
可尚鑒寐寧忘勉守令圖用慰遐矚得前雋州錄事叅

軍陳元舉男播狀稱父及弟末等二十七人自太和三年沒落在彼未蒙追索詳其語旨切在感傷朕思骨肉之情人倫所極家鄉一異音耗兩亡生死莫知幽明同怨為人君張深用軫憂今與豐祐書中具言其事卿等職當毗贊義重君臣執之何補於良圖歸之尤重於交好想同參議用解幽寃今賜卿少信物具如前數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一至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履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許紹錦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蕃書四

驃國書

與驃國王雍羌書

白居易

勅驃國王雍羌卿性懷弘

集作弘

毅勇代濟忠貞

集作貞良

訓撫

師徒鎮寧封部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鄰之善謀秉
事大之明義又令愛子遠赴闕庭萬里納忠一心稟命

誠信彌著忠嘉

集作嘉相

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并卿男

舒難陀那及元祐摩訶思那等三

集作二

人亦各授官告

往至宜領之此所以表卿勲勤申朕恩禮敬受官爵

集作

新命永為外臣勉弘令圖以副遐矚今有少信物具如別

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和

集作安

官吏百姓等並存

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新羅書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三首

張九齡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
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竭丹等至兼得所進
物省表具知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
所謂君子為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集作靺鞨不識恩
信自集作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疾惡之情常以奮厲故
去年遣中使何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
賊困窮偷生海曲惟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
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一作惜適欲多

有寄附實恐

慮集作

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

滅之後終無所惜昨金志兼等到頓緣事物

集作緒

未及

還期忽嬰疹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
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亦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
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秋初尚熱卿及首領百姓
以下並平安好今有答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
忠往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
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純誠見於

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會面

集作面會

卿既能

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眷言

集作言念

懇誠每以嗟尚况

文章禮樂粲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

傑義

集作志

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

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
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

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
欲於淇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
圖固是長策且叢爾渤海人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
滅卿每嫉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
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
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三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

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

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

懷頃者彼遣集作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飲食異宜

奄忽為災遂至不救言念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

以傷悼所有集作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

並平安好今有少物並付來使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

及

與新羅王金重熙書

勅新羅王金重熙金獻章及僧冲虚等至省表兼進獻

及進功德并陳謝者具悉卿一方貴族累葉雄材秉作

集

伏忠孝以立身資信義而為國代承爵命日慕華風師

旅叶和邊疆寧泰况又時修職貢歲奉表章進獻精珍

忠勤並至功德成就恭敬彌彰載覽謝陳益用嘉歎滄

波萬里雖隔於海隅丹悃一心每馳於闕下以茲歎賞

集作嘉尚

常屬寢興勉弘始終用副朕意今遣金獻章等歸

國并有少信物具在

集作如

別錄卿母及妃并副王宰相

以下各有賜物至宜領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
如宜官吏僧道將十百姓等各家存問遣書指不多及

渤海書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四首

張九齡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

忿閱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從

集作容

然處之西垂

集作陸

為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
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

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脩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
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是惜卿名行豈是
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朕集作德卿所恃者遠非

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
能悔過輸誠轉禍為福言則已集作似順意尚執迷請殺

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
之不容易耳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須口述使
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

領百姓並平安好并遣崔尋挹同往遣書指不多及

二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為禍

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非復善即可嘉

集作迷復非遠善又

何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又歸服載用嘉歎永祚東

土不亦宜乎所令大茂

集作茂

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

官賞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

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
恨欲讎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
此是人情況為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保此
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三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國所送水手及
承前没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永作

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四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
成而失道未遥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棄人之過收物
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卿既盡誠節水固東藩子孫
百代復何憂也所集作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
亦已依行大郎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

放歸藩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渤海王大曩震書

封 敕

勅渤海王大曩震王子大昌輝等自省表陳賀并進奉事具悉卿代襲忠貞器資仁厚遵禮義而封部和樂持法度而渤海晏寧遠慕華風聿修誠節梯航萬里任土之貢獻俱來夙夜一心朝天之禮儀克備龍庭必會鯁域何遙言念嘉猷豈忘寤歎勉弘教義常奉恩榮今因

王子大昌輝等迴國賜卿官告及信物至宜領之妃及副王長史平章事等各有賜物具如別錄

奚書

勅投降奚等書

張九齡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感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求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往憊

更收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
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奚都督李歸圖

集作國
下同

書二首

前人

勅李歸圖近得李首珪表稱奚衙官褥

集作
褥

雲轍構異

謀攜間部落兼藏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遯
無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
克著聞已誅翦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忝預人

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為驚擾安危動靜處之在
人以卿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去亂群
當已寧帖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憂不賞宜
各集作勉勵以副朕懷秋涼卿及將士百姓四字集以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二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圖朕比聞突
厥欲滅卿兩蕃先勅守珪嚴為防護今聞涅禮已破兇

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為腹背
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喪氣與諸
將計會計逐集作逐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深極冷
卿及衙官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契丹書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于書

勅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于蜀活刺史鬱健等順道
則吉惟智能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禍實

自貽集作實
養禍貽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而為福因

敗而成功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
悖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畧本於忠誠
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未
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
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
水蓄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
保此永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不集作
何假朕言部落初

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相次

集作相具

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末

極寒

集作寒甚

想卿及衙官軍吏刺史以下及諸部落百姓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于克惡無心憂矜百姓背

叛於我將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及依

附突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析

集作折下

同因衆人之忿誅頑克之徒諸部落酋豪相率歸我已

令人隨事賞錫

集作賜

亦云且得安寧過析封王豈直賞

功而已亦為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集作來

若為非理亦聞殺害無罪捧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

命然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

然是卿蕃王有惡輕殺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

為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豪

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析既亡卿初知都

督百姓諸處復又安寧以否

八字集作諸處分復得安寧以否

守珪先

擬往彼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賞即有處分夏中

甚熱卿及首領百姓竝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并鈿

帶

二字集作腰帶恐非

七事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知兵馬李過析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析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畧
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勲又成大節何其壯也可
突于狡筭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其種

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烈集作列愚蔽與

之同惡卿此

集作此

觀變實為遠圖誅元克而存一蕃行

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皆卿

之力也且頃者携叛聞

集作又

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

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由頑凶致此

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驍雄

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寡不敵殲

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用轉禍之計以救萬人之命

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為上智今將疇其井賦異
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有變故乍應驚擾
百姓既知所當安帖卿可與張守珪量事處置務逐便
宜今既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欲隨事撫存春初尚寒
及衙官刺史縣令並百姓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與契丹王鶻戍書二首
封教

勅契丹王鶻戍大首領未荷得等至省所朝賀及進馬

具悉卿英雄挺出忠信生知威令可固於封疆誠素必彰於禮義情深向闕志切輸忠萬里趨風表堅明之節操元辰稱賀見罄盡之忠勤想屬再三寧忘寤寐將綏多福勉守令圖今賜卿少物至宜領之妃以下及男等并兵馬使屯刺史梅落達磨縣令等各有賜物具如別錄未荷各賜官告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否兵馬使以下並各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二

勅契丹王鵬戍某至自所進馬事具悉卿才雄沙漠氣
勁燕山忠良自稟於生知毅勇豈資於時習禮備正朔
誠懸表章職貢聿修遠致右牽之獻威儀就列常嘉左
衽之風節及元正慶均多福永遵令善無替前勞相屬
之懷寤興為念今賜卿少物至且領之

突騎施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張九齡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遠

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仁誠者取可汗雖為君長實在

幽荒陰陰

集作陰陽

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

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聞此不敢

動搖是我有大惠於可汗行德音

集作陰德

於彼國自爾以

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

是

集作知

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關

集作闕

俟

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既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

全失朕猶以擅殺彼使兼為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宜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揔無來狀即起函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群胡已聞怨嗟於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歌德都耽及安胡數半泥臨河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具宣往意其後審觀形勢各集作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迴豈是元心有負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聞此豈不得計

約筭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汗亦應先知何煩

遂爾為惡况西州

集作安西

北庭將士皆是鐵石為心可汗

具詞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無義却以我為失

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理論奏闕

集作闕

俊月

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為補答亦何足難惟費一州庸朝

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為酬

集作讎

暴我邊鎮孤城小

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若計索馬價我亦
須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解思量又可汗正為

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替普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

此為詞謂言朕留此物且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

子將作珍竒墨

集作黑

毯赤麋

集作麋

亦為好物我中國雖

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

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梗如此不促更促何人適

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求和之意似

集作此非

未有真心

只擬引誘國家乘便取利如此等事何用言

集作為

之我

國家守信如天終不欺於物謂天無信物應自

集作知自無

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為惡朕當別有處分

三二年内試看若少

二字集作若為必其

自省前非更思舊恩朕

既棄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處百姓皆得安樂
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在使者口具秋中
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纛官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護密書

勅護密國王書二首

勅護密國王真檀

集作檀下同

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

前加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寇
能申遠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甚
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冷卿及首領以下

四字集比
作將士

並何如遣書指不多及

二

勅護密國王真檀發匄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復

煩述卿比

集作此

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

固無隔闕卿宣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垂

集作陸

長守

誠節突騎施克逆慮其寇抄

集作掠

卿宜善計勿令不覺

其來已西商胡比遭發匄却掠道路遂斷遠近吁嗟卿
既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
與王斛斯計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諸國書

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比與護密相為唇齒而
發富克狡劫殺高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惡積
改立真檀遽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讎嫉頑暴相率誅
之累歲逋逃一朝翦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今授卿將
軍賜物二百匹錦袍金鈿帶七事以下亦節級有衣物
集作已下節級亦有衣物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勃集作勃律國王書

下同

勅勃律國王蘇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
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
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甚用嘉之卿
兄麻來兮及首領集作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
賜卿物三百匹銀胡瓶盤四字集作銀各一衣一副并
金鈿帶七事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以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邊
鎮常以為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誅夷

此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枉

集作妖

不勝德氛祲自消遙

料免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離久

必有隙卿等常須有豫以逸待之一二年間竒功甚

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亮忠

集作烈

之懷此心可度今

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勤

集作勲

勞今已

集作已令叙

定當續有處分想亦知之比春暄卿及首領將士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罽賓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遂之日必有重賞且朕每於遠國未嘗有所食言想亦知之一作想若誠心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
溟往來未嘗為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城

集作成
下同

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

遭惡風諸船漂

集作飄

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

城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漂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

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

廣城等漂

集作飄

至林邑國既在異域

集作國

言語不通並

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林邑諸國比
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
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
或已達本集作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
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
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冬中甚冷集作中冬
甚寒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令口
具遣書指不多及

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一